

我喜欢柳树,从小就喜欢,到老还是喜欢。

故乡是冀中平原的一个普通农村。过去树不少,但品种单调,多是杨、槐、榆、柳而已。在我眼里,杨树像挺拔俊秀的小伙,榆树像坚韧负重的汉子,槐树无论树龄长短都像老态龙钟的长者。唯有柳树,那虬曲秀美的身段、飘摇灵动的枝条、翠黛如眉的嫩叶,总叫人立即想到曼妙活泼的美丽少女。

儿时玩耍,最喜欢钻柳林。折根细枝,拧下外皮,就是清音响亮的柳笛。几个小伙伴每人一支含在唇边,吹得“呜哇”乱响。若是春季,回家时则每人捋两衣兜黄嫩的柳芽儿,叫大人用开水一烫,滴上几滴辣椒红油,就是一盘春意盎然的下饭菜。就着这盘菜,即使吃窝窝头、糠饼子,也觉得粗糙中平添了滋味。记得苏轼有《浣溪沙》云:“细雨斜风作晓寒,淡烟疏柳媚晴滩。入淮清洛渐漫漫。雪沫乳花浮午盏,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他的“春盘”中有蓼芽、蒿笋,遗憾的是却没采身边的柳芽。不知是他不知柳芽可吃,还是怜惜那一抹春色未舍采撷。

后来上学,听老师某次喻人时讲到柳树,叫我们要“学松树的坚定性,学柳树的灵活性”。小时候我没见过松树,也不懂所谓“坚定”是什么,却对柳树“灵活”的生命力格外惊叹。柳絮(柳籽)随风飘落,只要稍遇湿土,就会长出参差的柳苗,初看和杂草无异。如不遭践踏和揪捋,慢慢就会长成一棵小树。发小曾说,他有根柳木做的牧羊鞭,用了几天觉得碍手,便解下鞭梢,顺手把柳棍往地上一插,没想几天后就吐出了芽苞——它活了!据他说,现在那根柳棍已长成大树。

因为喜欢柳树,所以我处处留意,尤其外出旅游时,总爱观察各处的柳树。记忆中最高的柳树群,是在西湖的苏堤看到的。虽没法亲手丈量高

“蓝V”通常指在网络平台中经过企业认证,有的会带有专属的蓝色闪电标识。而“蓝V历险记”这个说法,专门用来形容一些官方账号一改往日严肃风格,放飞自我,时刻游走在被平台收回认证的边缘的行为。

在大众的传统印象里,蓝V账号的日常内容大多是发布品牌动态、按部就班介绍产品、投放常规广告。但随着一批“00后”运营人员加入团队,

他年轻的时候曾爱好集邮。那时的集邮可不同于现在的炒邮票,完全是一张一张地从旧信封上小心翼翼地揭下来,再与别人一张一张地交换,一点点集齐完整而洁净的一套,可真是千难万难。更何况他集了包括许多中外珍邮在内的整整四大册,倾注的心血可想而知。

这四本邮册曾因世事无常,悄然离他而去。犹如生命被剝出一大块空缺,当时他确曾痛心疾首,但任何创痛都是可以慢慢平复的,久而久之,他也习惯了不集邮票、不看邮票、不想邮票的生活。日子照常过。

好多年以后,出乎意料地,

半世柳缘

何同桂

度,但棵棵挺拔高耸,想来足有好几层楼那么高,这在我的冀中故乡是不多见的。最让人大饱眼福的,是泉城济南。《老残游记》说这里“家家泉水,户户垂杨”,其中的“杨”即指柳树。那里的每个景点都是柳的世界,令人惊叹造物之奇,尤其大明湖更有“四面荷花三面柳,一城山色半城湖”之誉,湖光柳色美不胜收。

往南我去过桂林,沿漓江溯源而上,两岸多见茂盛的榕树和挺秀的竹林,很少看见飘拂的柳丝。往北到过长白山天池,沿途入眼的尽是各色斑驳的桦树与苍翠的松树,也没能寻到柳树的影子。我原先以为东北是不适合柳树生长的。但近两年到沈阳随孩子小住,才知道自己从前如何孤陋寡闻——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了最多、也最美的柳树。

我们的小区毗邻穿城而过的浑河,而浑河两岸几十公里早已建成令人流连忘返的带状公园,这里最具特色的景观就是柳树!不说那纵深连绵、如峰如峦的片片柳林,只沿江的三

这一尊礁石,若是拥在山峦起伏的怀抱里,会享有层层绿荫的深情庇护,会有一丛丛芬芳的山花花簇拥着,还会有翩翩彩蝶的亲昵,林间的飞鸟也一定会不时为之轻歌浅唱。

而这尊嶙峋的礁石,毅然站立在大海波涛之中,这或许完全是自己的抉择——与寂寞长久相守,也与辽阔

礁石

宋仕敏

条柳带,即令人叹为观止。

为了方便游人散步和锻炼,沿江修建了木栈道,中间是塑胶跑道,再外面是沥青大道。三道并行,曲折蜿蜒,颇有情致。三条道旁俱栽巨柳,皆粗可合抱,不知历经多少年岁。沥青路和塑胶路的柳枝牵手搭背,几成连理,如伞盖遮挡两条道路。而栈道外那排柳树的枝条,有的招摇纷披到河面,点点撩拨层层涟漪,叫人神怡遐思。

因喜欢柳树,过去写过一首小诗,开头两句是:“无论沙滩和水边,扎根即布景如烟。”这次河畔访柳,正值晚秋初冬季节,黄杨、梧桐、银杏的叶片都在飘摇而落,铺地一层金黄。但我发现柳树的细叶仍然呈现一片翠绿。她好像在和季节叫板,也似在向其他树种宣告:我虽不能像松树那样四季常青,但也要为人间奉献最长最美的一抹绿色。

那天我写了一首诗,照录如下:

谁传春讯到人间,
一抹鹅黄嫩柳尖。
燕剪柔枝甘露雨,
莺啼新叶艳阳天。
伞遮沃野农夫乐,
笛唱浓荫牧子欢。
难效青松经雪翠,
拼将老绿斗秋寒。

人有人格,树有树格。“早春先萌,初冬晚凋”,此可谓柳树之格吧。

坦然相拥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常常用坚实的臂膀抗击着肆虐的海风,与拍天的浪涛对峙,那些被滚滚暗流啃噬的凹痕,是岁月赐予的一小块无声的勋章。

它的脊梁从未弯折,头颅始终昂扬,每一个黎明,最先接住从海面跃起的朝阳。在往复不息的潮汐中,默默地刻下一曲始终不渝的生命交响。

过度玩影视剧、动画片里的出圈梗,尺度把控不当直接弄丢了官方认证。

“蓝V历险记”这个热梗,一方面折射出当下流量环境的特点:企业账号只有用更接地气的姿态和用户对话,才能真正拉近和年轻人的距离,收获更多关注;另一方面也给所有运营者提了醒:玩梗整活必须守住合规底线,一旦脱离账号定位、越过规则红线,得不偿失。

旅游途中,他暗自觉得诧异:这些邮票要是从未丢失过,他会卖吗?想都不用想,定然不肯出让。失而复得的宝贝按说愈发珍贵,为何他却这般漫不经心地转手了?

由此联想到一些不懂得珍惜感情的人,有时会轻率地从最钟爱自己的人身边走开,害得对方痛不欲生。他们天真地以为,倘若自己再度回头,对方必会欣喜若狂,这实在是大错特错。

人的确会将自己最心爱的人或物视作生命的一部分。可倘若曾经彻底失去,便会明白,它原来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无可替代——因为在失去的漫长岁月里,生命空缺的那一部分,早已悄然长好。

小时候我玩过不少游戏,跳房子、扔沙包、捉迷藏……但对“斗草”却从未听过。“斗草”一词我最早是从晏殊的《破阵子·春景》里知道的,“巧笑东邻女伴,采桑径里逢迎。疑怪昨宵春梦好,元是今朝斗草赢,笑从双脸生。”

“斗草”是中国古代很有名的游戏,西汉时就有文献记载,南北朝时期更多,到唐朝以后,已发展成为一个全民性的游戏,尤其是乡下女孩子,每年一到端午节前后草木葳蕤之时,就开始玩“斗草”游戏了。文人雅士们对民间“斗草”游戏多有描写,唐朝诗人白居易在《观儿戏》里云:“髻髻七八岁,绮纨三四儿。弄尘复斗草,尽日乐嬉嬉。”宋代诗人陆游《吴娘曲》也说:“闲寻女伴过西家,斗草归来日未斜。”范成大在其《春日田园杂兴》中也写道:“青枝满地花狼藉,知是儿孙斗草来。”

“斗草”最早始于采摘中草药,看谁采的草药多,后来逐渐衍生成为一个趣味性游戏——斗百草。斗百草分文斗和武斗,文斗是以采摘草药的种类和数量的多寡,来决定胜负。武斗就是一人拿一根草,将两根草交织在一起后,双方用力拉扯,比草的韧劲,看谁的草更有韧性来决定胜负。而文斗中用对仗的形式互报花草名,是斗百草的最高境界。看谁识的种类多,看谁的对仗水平高,谁就为赢。《红楼梦》里丫鬟们玩斗草游戏的那一节我印象颇深。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二回中,贾宝玉过生日,众姐妹们饮酒作诗,各屋的丫头也随主子取乐,薛蟠的妾香菱和芳官、蕊官、藕官等在大观园采来花草,坐在草堆里斗草。这个说“我有君子竹”,那个说“我有美人蕉”,这个出“观音柳”,那个对“罗汉松”,这个说“星星翠”,那个对“月月红”,这个说“姐妹花”(金银花),那个对“夫妻蕙”(并蒂莲),还有用“《牡丹亭》上牡丹花”对“《琵琶记》里枇杷果”的,大多是常用的中草药名。这些女孩子真是不得了,玩斗草游戏,不仅得有植物学和中草药知识,而且还得有一定的文学修养。

古人有诗云,“斗草归来香径里”,说明玩斗草游戏,就得到田野中去。《红楼梦》中描写“斗草”的这段文字,也说是“坐在花草堆里斗草”,言外之意,斗草不是在厅堂内,而是在大自然间。

大自然是百科全书,是植物的“博物馆”,是最好的课堂,每一种植物都蕴含着深厚的自然、历史文脉。因此,走进大自然,识一识百草,闻一闻花草香,甚至玩一玩“斗草”,无论对于古人或者今人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



启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投稿邮箱:jwbfkb@163.com

斗草

方言

